

# 王·萨尔格·岭·岭

争战·岭霍

# 岭·格萨尔王

郭·霍·岭·王·格·萨·尔

霍 岭 战 争

· 下 ·

王歌行 左可国 刘宏亮 整理

中國民間文學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北京

责任编辑 马萧萧

王阳明全集 卷之二十一 插图本曲学案

封面设计 邱陵高延

在技术上，通过将不同类型的传感器集成在一起，可以实现对环境的综合感知。

岭·格萨尔王

雪岭战争(下)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1<sup>1</sup>/<sub>2</sub> 插页：26 字数：27万

1986年12月第一版

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00册

书号：10229·0350 定价：平装 4.30元 精装 6.00元

# 目 录

33

- 悲歌声声，激起雄狮王心头万丈怒火！晁同，你往那里躲 ..... 1

34

- 格萨尔单骑出征霍尔，以智慧和勇敢粉碎了一路魔障 ..... 33

35

- 千里跋涉，恨别鸟惊心！格萨尔泪领兄命，直驱霍尔国境 ..... 57

36

- 一连串不祥的征兆，未引起白帐王的警戒，霍尔君臣舌剑唇枪，好不热闹 ..... 85

## 景 目

- 白帐王遨游太空，飘飘然忘乎所以，  
那知中了巧计，哎哟哟！一声惨叫，跌落  
在茅屎坑中..... 117

38

## 苏大王是少王精采 38 气氛悲

- 阿钦滩中突然出现了许多帐篷，蛮横  
的商人，激怒了白帐王..... 147

## 武装商旅 39 一丁音译

- 武装商旅，一朝离去，真幻难辨；铁  
工王收了个流浪儿，不知是祸是福..... 165

40

## 40 铁工王与白帐王

- 粗鲁的挑逗，隐晦的恋歌，神奇的结  
合..... 185

41

## 41 白帐王与唐王

- 神工鬼斧，小唐聂誉满霍尔，博得白  
帐王的赏识..... 205

42

铸金幢，唐聂大显身手，借白帐王的  
错爱，除掉了心腹祸害..... 225

43

聪明反被聪明误！心想驱虎吃人，反  
被虎吃；心想施展诡计害人，反给自己挖  
了坟墓..... 249

44

情切切，千里相会传佳音；意盈盈，  
指点山河有故人..... 271

45

岭·格萨尔调兵遣将，向霍尔发动全  
面反攻，雅司城危在旦夕..... 293

46

霍尔军土崩瓦解，恶贯满盈的白帐王  
自食其果，马鞍子终于驾在他的脖子上

了 ..... 313

47

惩恶扬善，决不含糊！惟有辛巴梅乳  
孜，在黎民百姓的苦苦哀求下得到宽宥  
..... 341

48

大军凯旋荣归，一路欢歌一路情！岭。  
格萨尔王的丰功伟绩，千秋万代在传颂  
..... 369

后记 ..... 392

..... 1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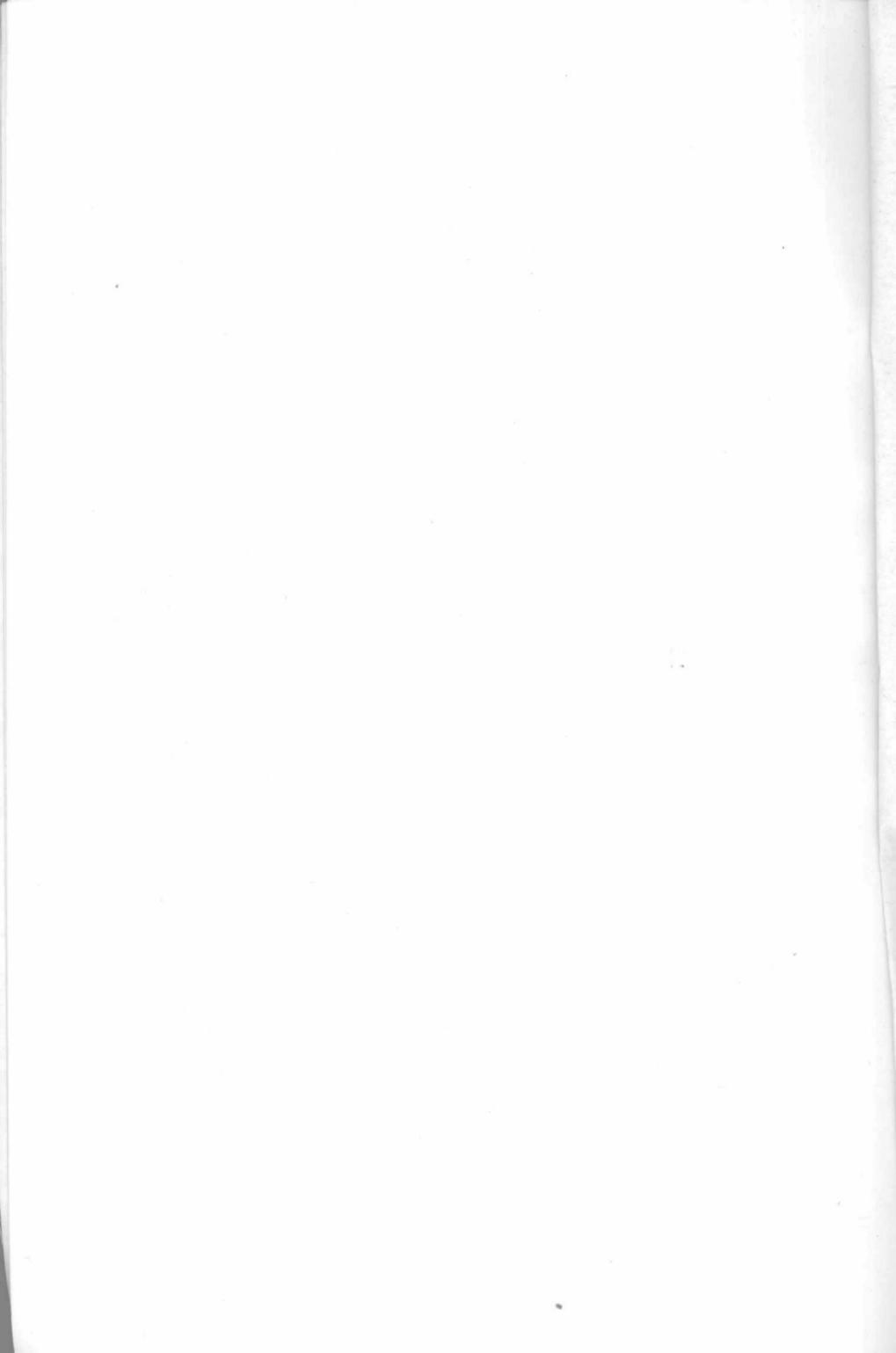
..... 115

..... 115

..... 115

..... 115

悲歌声声，激起雄狮王心  
头万丈怒火！晃同，你往那里  
躲



半壁朝阳和辐射的曙光，象一只神奇的大手，给岭国托举出一个金灿灿的黎明。这时，格萨尔大王化装成一个要猴的老乞丐，来到了黄河的江惹卜卡玛渡口。

宁静的渡口飘着淡淡的雾，两个侍女在那儿背水，她们右边的头发全部剃去，左边的头发却披散着；右边面颊涂了白粉，左边面颊却抹着锅灰。格萨尔奇怪地问道：

“背水姑娘啊，请问你们叫什么名字？这个地方唤作什么？这座城堡怎么称呼？你们的头发为什么半边剃光、半边留着？你们的脸为何半边白、半边黑？为什么要打扮成这等与众不同的模样？另外，还要请你们引我去见国王，我要略献小技，讨点吃喝！”

两位姑娘诧异地打量了一番这个外乡人，然后才放心说道：“我们是给国王背水的奴仆。这个地方名叫岭国，国王名叫晁同，王妃叫赛措玛。这城堡唤作森丑达泽宫。我二人一个名叫阿琼，一个叫莱琼，原先都是雄狮大王和珠牡王妃的侍婢，现在都沦为晁同的奴仆。因为珠牡被霍尔劫去，料想今生再难相见，所以把半边头发剃去，半边脸涂上锅墨，表示我们的忧愤。而为了祝福格萨尔大王吉祥平安，盼望他降伏妖魔，早日归国翦除内奸，特地把这半边头发披散，右边脸上擦上白粉，是表示对他的思念。至于领你去见国王的事，我们实在不敢从命，唯恐国王嗔怪下来，担当不起，还是你自己想法去找吧！”说着，背起水桶走了。

老乞丐循着他们的背影，慢慢地寻到达泽宫门前，连连高声喊道：“长命百岁的主人哪，行行好！给老叫化子一点吃的吧！”

那晁同自从听到雄狮王要从魔地回来的风言风语后，心里老是忐忑不安，经常由王妃赛措玛搀扶着爬上城堡木楼，向下面探视。这天，那老乞丐在城下看到他们后，便仰首高声唱道：

沿着荒凉崎岖的山路走来，  
仿佛一个幽灵携着天的湛蓝湖的碧绿。  
优雅的歌声抚慰着破碎的山河，  
绝美的歌词藏着一个谜一样的消息。  
你这个大王多么稀奇呀，  
头顶上挽了三个发髻，  
请问这样的装束是什么风俗？  
你这个王妃多么稀奇呀，  
头上的发辫分作三绺，  
请问这样的发式是哪家规矩？  
你这个凶狗多么稀奇呀，  
脖颈上套着三个项圈，  
请问这样的佩饰表示什么威仪？  
我曾去过印度的金刚座圣地，  
没见过象你这样的大王；  
我曾去过汉地的皇宫，  
没见过象你这样的大王；  
我曾到过卫藏三部，  
也没见过象你这样的大王；  
你象金光闪闪的太阳一样，

你多么有福的大王啊！

唱罢，要起猴儿爬竿的把戏，请晁同观赏。并且再次恳求吃食。

晁同一边观赏，一边思忖，然后用苍哑的声音答唱道：

你这老乞丐具有绝大的智慧，

今早你自何方启程？

今晚何处是你的归宿？

我乃是岭国至上的大王，

象太阳一样普照着开满鲜花的领土。

头顶上梳着的这三个发髻，

一个是岭地原有的风俗，

一个是市面流行的装束，

一个是表示大王庄严的威仪。

那王妃的头发梳作三绺，

一绺是岭地原有的风俗，

一绺是市面流行的发式，

一绺是表示我晁同英武的威仪。

给看门狗带上三个项圈，

一个是岭地原有的风俗，

一个是市面流行的佩饰，

一个是表示我国王善战的威仪。

唱毕，那晁同就拐弯抹角地盘问道：

“你们这些到处乞讨的人，在各国往来游行，好象环扣儿一环绕着一环；在卫藏不断流浪，好象把豆蔻剖开一颗连着一颗。俗语说得好，‘消息灵通的乞丐常到大路口来，刁着肉的乌鸦愿往深谷里飞。’你曾去过黑暗的魔地吗？你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老乞丐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正好是从魔国来的，每天走街串巷，没有不了解的事情啊！”

晁同忙道：“真的吗？我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要问你。”说着，转身进去拿了一盘炒面、一块酥油、一壶美酒，急急忙忙地从那长楼梯上走下来，从那短楼梯上跳下来。

“你若真是从魔国回来，我倒有机密大事相问，以前我侄儿格萨尔去降魔，头三年传说他死了，后三年传说他还没死，如今不死不活又过了三年，共是九个年头了。到底他是胜了还是败了？是死了还是活着？最近还有传闻说他要从魔地回来，这有可能吗？请你详细告诉我，我要重重地赏赐与你！”

老乞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：

有福分的大王请听吧！

在那高傲无敌的鲁赞魔王陛下，

我曾给他为奴度过三年的光阴，

再没有比他更仁慈的长官，

再没有比我更恭敬的仆人，

主仆二人就象心肝相连般的亲近。

那号称岭国大王的觉如，

没有获胜反而被魔王降伏，

舍那吉死去已有八年之久了；他不但是总帅，首领时被鲁赞不  
不如那妄称苍龙般的格萨尔，  
早被魔王鲁赞活活肢解，  
我也分尝了他的热血和鲜肉。  
他上颌骨早已破碎，  
下颌骨被埋于土丘，  
那尸体一块一块被踢来踢去，  
那头发一缕一缕被风吹落山后。  
那匹驰名的白嘴野马，  
被魔妃梅萨当了驮水的駄驹；  
那称为拉肖点巴<sup>①</sup>的箭韬，  
被魔女们当做纺线的捻轮；  
那称为哦玛尔杜觉<sup>②</sup>的宝剑，  
被梅萨当成拨火的用具，  
格萨尔呀竟得到这样悲惨的结局！  
不管你听了是高兴还是悲伤，  
我只能把所见所闻照实告诉！

那晃同听得心花怒放，连忙吆喝佣人在自己宝座旁给老乞丐搭起高座，请他坐在上边，设宴款待。随后又赏赐了很多贵重东西。晃同得意忘形地喋喋不休：

“好呀，好呀！如今放心了。太阳到傍晚才温暖，人到老年更享福，这个时节已经盼到了！我那个坏侄儿呀，秉性异常顽劣，

① 拉肖点巴，意为神翼颤神箭。

② 哦玛尔杜觉，意为红面斩魔剑。

不管你如何教育，他总是屡犯不改，从不让部落百姓、左右邻舍们过一天安生日子，一味与邻邦寻衅结仇，制造争端。他活该不能长寿！”

赛措玛听到格萨尔死了，再也抑制不住满腔悲痛，伤心地大哭起来。还毫无顾忌地嚷嚷道：“多好的侄儿啊！岭国失去了这么一位英明的君主，天呀，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……”

晁同勃然大怒，跳下宝座，操起棍子劈头劈脸打去，直把她打得昏过去后，这才拂袖而去。那老乞丐于心不忍，一直坐在旁边守候着。

赛措玛醒过来后，含泪唱道：

这传言好似漫天的沙雾，

使我荒漠般的心田加重了凄楚，

难道没有象一滴泉水般的信息，

在我胸中润出一片希望的翠绿？

你这个老乞丐就象一只乌鸦，

嘴里吐不出令人喜悦的言语！

他晁同就象那飘摆的旗幡，

是非不分在风中摇曳。

他的心就象一面没有灵魂的镜子，

照什么映什么从不顾忌。

对你那刺人心肝的乌鸦叫声，

他听着比杜鹃歌唱还要惬意。

那太阳般的格萨尔大王，

和皓月般的贾察英雄，  
对弟兄们心地纯洁如同白螺，  
对姊妹们象绸子般温柔亲密，  
对仇敌凶猛如同电火，  
对邪恶刚烈如同霹雳，  
他们的美名将传遍大地。

谁知世道颠倒时运不济，  
口蜜腹剑的老贼晁同，  
充当了岭王把部众欺侮，  
他见了敌人恨不得用舌去舐，  
他听到同僚不幸却心里欢喜。  
对家中的妻女亮出刀子，  
对自己侄儿们怀着恶意，  
对蛮横的敌人奉承阿谀，  
对恭顺的子民凶恶无比。

在搬走了帐房的废墟上，  
总有乌鸦难听的叫声，  
在土崖根狭小的圈里，  
总会有小黑牛哞哞的叫声，  
在门扇般的小帐房中，  
总有晁同龌龊的骂声。

这样的坏消息是否当真？

若不然为何如此庆幸？

但愿他后悔得把胸脯当鼓来捶，  
在末日的灾害中送掉性命！  
我宁愿让泪水变成滔滔长河，  
在这多事之秋了却残生！

她一面唱，一面哭泣不止。老乞丐怜悯地唱道：

愿那吉祥如意的事实，  
消除婶婶沉重的忧虑，  
也使我老乞丐由衷的欣慰。

晁同的作为都是错的，  
但现在送礼并没有错误；  
婶婶的心思都是对的，  
但现在唱的曲子并不算全对。

从遥远印度传来的消息，  
没有根据如同茶碗里的热气；  
长长的夜里所做的睡梦，  
虚幻的梦境如同水中的影子；  
站在半空里放声大笑，  
晁同的高兴也如同即逝的云霓；  
说狮王竟被妖魔降伏，  
这话如同芭蕉的心儿一样空虚。

我曾明明白白听到有人这样传说：